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九三・史部・詔令奏議類

奏牘八卷〔明〕凌義渠撰

李文襄公奏議二卷 李文襄公奏疏十卷年譜一卷首一卷 李文襄公別錄六卷

〔清〕李之芳撰

河防疏略二十卷〔清〕朱之錫撰

五八七

一三一

2650/03

序



憶曩爲庶嘗詣閣試出呈
草 羅孝可先師師笑曰
凡爲奏議忌論策氣爲論
策亦忌奏議氣子試牘誠
佳惜類奏議耳時余談兵
食事稍激先師因以爲規
去之十餘年卒驗負負良
媿以今觀於同門友都諫
凌君駿甫奏議抑何直而

婉洞屬微至曲類吾先師
所云也駿甫生辟輦血望
如深山道人每過其邸中
緤縻敝暗臧獲樸謹惟聞
兒曹讀書聲與共談言言
玄遠蘭雪內薰至其氣誼
較然雖復炎流金寒涸地
不能易其中之所守移之
一盼往當其里人柄國時
炙手可熱駿甫絕不詣其

門事存岸異非特不阿之
已也觀其初珥筆卽以真
心炯炯爲盟恭勤廉遜羅
列四箴以繩已亦以繩人
無隻語不堪覆按者乃余

三

所推服駿甫不惟是駿甫
一羸秀書生耳非於兵家
事夙授也邇自總樞垣之
重二載於茲諸凡奴寇情
形撫鎮功罪東島衅局西

陞釁端目覽手批口占眉
灼莫不纒纒然其中機宜
預談之歲月之前而其效
遂響答於數百千里之外
也可不謂難哉昔先師宦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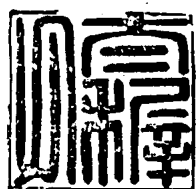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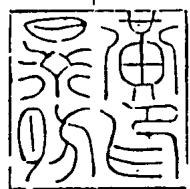
都諫時適關外警聞旬日
十疏迄今頌滿人口目惟
駿甫傳其衣鉢耳况繇今
視昔危苦尤倍過之然先
師竟以是階奉常翱翔卿

寺而駿甫不免外遷豈垣
規銓法乃逾晦且苛於往
時乎噫難言之矣駿甫所
著有湘煙錄使岷詩家多
抄本未見書幽情特絕茲

其經濟一班云後之君子
讀是編吞嗟慨慕謂如此
才屈從恒調蔽賢失士之
議將自有任其責者顧於
駿甫曷媿乎司國樞者慎

無樂乎以無媿加人而以
蔽賢失士之譏自予也哉

戊寅重五日門年弟黃
景昉頓首拜書



奏續

卷一

目擊時艱悚承 明訓疏

欲儲真才須慎始進疏

敬循職守疏

奴情叵測 廟筭宜周疏

人情囂詐日甚疏

遊棍走空設騙疏

功令期在必行疏

奏續

遵 旨回話疏

奏續

卷二

貢生 廷試屆期疏

議謚寧嚴無徇疏

謹遵釐正文體疏

法紀漸見陵夷疏

滅賊已奉屢 旨疏

里居見聞日異疏

從諫如流公疏

奏續

廢臣幸邀屢 旨疏

欲杜欺蔽之端宜仲謇諤之氣疏

宗室考驗授職疏

奏牘

卷三

查叅外解積逋疏

勦撫之結局無期疏

○熱審適當五年之期疏

姦解舊案未銷疏

外解逋欠有因疏

硝黃欠數獨多疏

關務已迫路梗堪虞公疏

奏牘

目錄

三

奏牘

卷四

勦撫迄無成謀疏

蔑法科役私匿 紅本疏

楚寇毒焰愈張疏

遵 旨查明具奏疏

章奏有關緊密疏

剿寇貴在乘時疏

狡賊分路東犯疏

奏牘

目錄

四

○人才保任實難疏

民訛有因亂萌宜杜疏

登島謀報全疎犯鮮仍無的據疏

圖奴固本在舊制勝尤貴萬全疏

奏續

卷五

滙陳東閣臨期換卷事疏

屬國危形已見登島時刻宜防疏

投解屢屢宸慮登島仍驚虛聲疏

遵旨明白回奏疏

遵旨查明紅本封進疏

大帥縱兵肆毒疏

酌陳海上未盡事宜疏

奏續

卷六

五

劣弁再干軍紀疏

東事決裂已甚疏

喧傳亳州兵變疏

黔楚警報竝至疏

奏續

卷六

汝宛盜窟悉平疏

臣科偶值乏員疏

漢南餉絕兵疲疏

紅本姓名參差疏

島中禍亂相仍疏

叛兵聽撫誠偽難憑疏

夥叛挾鎮投奴疏

奏續

卷六

六

宗室直偽莫辨疏

警報時聞訛言易起疏

逆奴謀犯有徵疏

皖撫簡用踰旬兵餉尙無成議疏

卷七

邊備雖經屢飭臨警恐易周章疏

欲辦出海之局須定翦逆之謀疏

王師啓行在途疏

廢帥違禁鑽營疏

奴孽暫時蟄伏疏

鎮臣雖報出海事機尙屬未定疏

請旨安置罪帥疏

奏牘

目次

邊臣屢以病請疏

郎陽無裁撫之理疏

行師時有利鈍賠報不宜參差疏

西陲兵威雖震邊警已深疏

卷八

楚賊日蔓全省堪憂疏

秦賊全夥入蜀疏

奸黨通夷事露疏

科印行使日久疏

遵旨查奏疏

微臣一官可擲疏

再瀝血誠剖明前疏優劣二字疏

奏牘

目次

臣罪實深臣病已甚疏

延撫賄營最確疏

臣病已在膏肓疏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目擊時艱悚承

明訓敬因歲事之終揭真心以規實效事竊炤參載

考績黜陟幽明自古慎之我

皇上慮周民瘼綜覈吏治凡以歲事至者分別功過

無枉無徇業視前而加益矣復

特召諸監司訓迪之咨詢之於震疊之中寓色笑之

教

聖鑒光明愾乎有過燭之思焉真所謂千載一時難

奏稿

卷一

得易失諸臣鱗集

闕下有不洗心滌慮以仰慰

如傷萬一者非人也然謂諸臣之果能始終洗滌吏

治之果能徹底澄清臣猶未敢信也何以言之

習氣之相蒙在肺腑性靈之陷溺非一朝借片

刻之

嚴綸醒積年之沉痾臨淵涉水之懼恐以

天顏漸遠忽忽易忘身家妻子之私將無

國門甫離展轉復織迷城互墮業海長淪蹢躅冀

黃轉瞬易而此殆非

功令之所能繩鈇鉞之所能創也謹揭真心兩字

爲諸臣迴光護照之資惟此真心炯炯湛湛孤

寄單行無葛藤之可攀無墻壁之可靠出不負

人處不愧已旣在夢而能割亦入脂而不濡如

吏治之病在貪也初未嘗知其爲貪以爲是種

種者應得之物耳第還思一絲一粟之細苟非

堂俸盡屬可疑頂冠束帶之倫下同市販奚堪

靜對從此細細窮詰有一毫瞞不過處卽真心

奏稿

卷一

也如吏治之病在競也初未嘗耻其爲競以爲

是營營者提至之徑耳第還思姘阿嚙嚙之態

對面難施低迴曲折一腸捫心自憎從此嘿嘿

推勘有一毫忍不得處卽真心也舉此心擴而

充之母分堂下萬里爲兩境毋分對獨對衆爲

二時毋謂長安道上有可蒙之肺肝毋謂春明

門外有不及之指視刻刻奉一

聖明在上如禍謫之將至則破民蠹

國之事自不敢爲刻刻繪一流云在前如饑寒之

刺目則敲筋剝髓之事自不忍爲刻刻凜一監
史在傍如告誡之相及則塗面喪心之事自不
屑爲以嚴覈用其寬仁以疆直行其平恕心事
光明事業俊偉皆此真實一念基之也不然者
煌煌

明訓揭若日星諸臣儻漫然承之衷如充耳怙終不
悛莫此爲甚則朝列冠裳夕嬰繯綬

主恩何可辜恃倖入倖出多算多敗

天道何可倖邀甚者干和歛怨身爲厲階間左空虛

奏讀

卷一

三

盜賊竄起此時高位斷難久居金穴未必尊擁

上員

教養下玷身名辱及妻孥穢播青史明發不寐有不

瞿然憬然汗浹於背頰發於面者世間恐無此

冥頑不靈之物矣昔孟子以無羞惡是非之心

爲非人臣故於諸吏

陛辭之日摯人人皆有之心以相付謂革面不如革

心是在

天語一提醒聞耳伏候

聖裁嚴飭施行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四年二月初五日具

題十八日奉

聖旨人臣營私溺職總根於欺揭真心以規實效這
本說得是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欲儲真才須慎始進謹明不變塞之義以發

多士誦讀之真以副

聖世教養之實事竊惟我

國家用人除貢舉無旁求之法士子思所以自見
合科目無奮跡之階從來豐功偉樹卓犖千古
者皆自

臚傳之一日爲券諸士甫離輿漂無尺寸功遽叨

清華之選輒膺民社之寄其爲任至重爲遇至

奏

卷二

七

隆人人具有血性誰甘墮棄自外

生成臣所總總慮者謂心不足以御物則攻苦茹淡

之意漸奪於紛華靡麗之場氣不足以居身則

察言觀色之衷漸溢爲足高氣揚之態識不足

以持變則獨往獨來之態漸或於東西南北之

岐力不足以要終則晨燈夜帷之勤漸化爲願

息偷安之習於此不隄其漸小之係一身之休

咎大之關一世之隆污所云不變塞者何居焉

故有言之似迂似固而切中膏肓最關本體者

特舉爲新進諸臣勸一曰謹財用以全素尚諸

士旅食長安非家貲素裕者勢必假貸於親知

假貸路熟如取諸官中而用之他日或計息抵

償或未必計息抵償而別圖所以償之者種種

皆傷廉之媒也今何如於一切出納時畧加酌

損俾目前省一分浮費卽異日省一分妄營前

後從長打算雖欲多爲稱貸而不能矣况僕馬

鮮華酒食豐腴盡違寒士本色亦有志者所不

樂居也一曰戒馳逐以勵恬脩諸士席珍待聘

奏

卷二

六

如女子之待年釋褐未幾固依然婉孌之季女

也儻遂譏譏焉侈口角之短長謀所集之枯菀

意指多岐趨向無主其爲不祥孰甚焉目下爲

諸臣計何必以清白無累之身取不相涉之事

橫貯胸中自投機穽種種局外是非只應付之

不見不聞而元氣之醞釀於將來者不少也一

曰存小心以勗靖共敬慎者居官立身之本也

人臣出位躍冶之思旋萌旋遏皆此不敢一念

制之竊評

臆傳之日諸士業進

皇極門猶有笑語謹譚趨翔失度者雖草野未藉

朝儀無庸苛求而卽此躁不能持之一刻得無於

咫尺

天威之下稍稍有敢心乎敬儀可以定命盡禮始能
事

君豈翳細故而弁髦視之也一日惜時日以圖職業

自帖括咕嗶之日煩往往以剽竊拾青紫無真

學問因而無真經濟學優而仕者未之見也今

奏牘

卷一

宜斷以觀政之日爲始諸凡

國計邊防民生吏治各隨其精神才思之所近實

實究心再舉

祖宗朝典章各衙門掌故廣蒐精擇細加研討俾胸次

粗具綱領庶不至如暗中索路悵悵笑之耳是

何可一味悠忽只從以寓偃仰朋好遊嬉坐消

此白晝也以上四款卑卑無高世之名無過人

之事諸臣法書生未遠似亦人人饒爲之看饒

爲而莫之肯爲大率誤認此登庸一路爲謀安

營飽之路而澹泊寧靜之言不入誤認服官一

途爲競長角短之途而溫恭儼恪之言不入起

念既差四維都裂舉世所以無事功士人所以

鮮學術總繇此種關頭未經勘破耳臣故不惜

多方提醒更得

聖明一言申飭斯於不變塞之旨思過半矣臣無任

屏營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奏牘

卷一

崇禎四年四月十一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臣子守身恪職全在精白慎勤况屬始進尤宜

虔飭這本內四款說得是若進士中有器就浮靡

不遵約束的指名叅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敬循職守摘舉宜黜者不盡黜宜停者不卽停伏乞

聖明裁斷以杜冒濫事臣惟名與器之不可假也上借此為勸懲下視此為榮辱惡辱求榮人情何所不至必有畫一之法以隄防之使不得越幅而倖覬焉近來世法相蒙瞻徇日甚封多駁少則受長厚之名固陋因循遂成不破之局名實乖舛黑白混淆豈細故哉臣辦事本科在禮言

禮一以為贈卹之宜黜也夫贈卹出自

朝廷施之臣子榮哀備至則夫其實足存其幽可闡質之輿情快然靡憾者當無俟再勘矣儻原非親歷戎馬而猥云盡瘁封疆併未嘗執掌拮据而藉口致身職業或偶然隨眾附和而文以慷慨批鱗此不當一一追覈乎更如同一盡瘁而所懸之功罪較殊同一致身而所值之難易較殊同一批鱗而所爭之鉅細較殊此不當一一剖覈乎誠使臚列其生平而衷之天理人情之

極自然毫髮莫通銖兩適均

恩意雖寬直道難昧亦何得不為

皇上斬此一綫也一以為表揚之宜黜也夫表揚有巡方之奏自下而上勘結幾次保證多人庶幾不失真面目然就內尚不免濫觴近且子孫自行陳乞贖滿公車下至武弁賁郎槩溷

天聽截鳧以續鶴則長短不倫刈藎以及薊則芳臭並混夫植卓楔表門閭則風教之所攸關非直為觀美之資也今後果有粹行奇節灼然不朽

者無論官民人等悉宜聽巡方覈實具

奏且安在兩間之正氣一時盡鍾名閭不及單門寒賤哉紛紛陳乞姑度置焉可也一以為副榜准貢之宜停也往時副榜止行獎賞無關重輕人亦不甚厝意茲既有

恩例可援則有力者往往預為躡美梯榮之地可存者因而私其通贊入幕之人居然飾賡為真不難改頭換面卽以是科言之各省直副卷何故不與正卷並解延捱歲餘至今參差未到其弊

因立見已夫准貢優選一途視之賢書翻得速

化就使副榜果真尚須參覈文義分別去取萬

無一槩從優之理若之何以廣鼎充數也哉臣

竊謂庚午以前屢奉

明旨業經詳覈者自應聽部酌覆以昭

渥恩其庚午一科參差未到與夫到而不必盡確者

或斷自

聖衷徑行停止當亦斥欺杜倖之一端關係吏治不

小也臣推勘至此大都例必要其至當義必顧

奏

其所安非專以矜刻取名止期於情量允愜詩

曰折擲樊圃狂夫瞿瞿人能護惜

朝廷名器如自護其藩籬而恒惕以瞿瞿之心思過

半矣伏祈

宸斷勅部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近來旌郎及副榜准貢委多倖濫這本說得是
該部卽與議覆

禮科給事中王凌義渠謹

題爲奴情巨測

廟算宜周謹陳目前機宜以備採擇事奴頓兵凌城之下凡三閱月我師武臣不聞出一奇以制奴殫我關內外之鋒銳僅一當奴遇伏輒潰凌竟束手折而下於奴焉此時我之虛實一一爲奴覷破中外洶洶咸慮奴乘勢深入適接邸報奴已東遁臣竊惑之謂出於饑竄耶而奴之熾且方張謂出於飽颺耶而奴之欲豈易饜就中狡

奏

奏

三

謀大費控揣臣請以臆爲之借箸長山之潰卒陸續來還者不能以半其烏獸散者去無所之未必不藉寇兵也凌城之將士僅祖帥與二十人脫虎口來歸耳此外祖可法等尚不下萬餘聞竝已剪髮而蒙面也若輩我用以捍奴或不足奴用爲嚮導以窺我則有餘是可虞矣且我兵士之在奴者父兄妻子咸在寧錦出者內顧居者倚間兩情牽繫環環繚生此時非我用之以圖奴卽奴借之以隙我安之與危間不容

奏

奏

一

髮又可虞矣臣聞鷙之將擊也必伏毒之將奮也必踣凌距三岔不數舍過此卽奴穴也安知奴不暫匿影以懈我以退爲進裏合一應以襲我之不備乎則關以外可虞已已之冬奴舍寧錦而迂道以闖我薊門如飄風疾霆從大安諸口以入使我耳目不及掩今安知不聲東擊西踵往歲故智越藩籬而窺堂奧乎則薊門更可虞矣以臣之愚爲今之計關外急著在慰勞叛人之親屬而善用之我兵士陷奴者特爲勞勩非其本心是應百計以招之多方以謀之導機相便隨宜變化使成則爲合浦之還不成亦爲潰癰之決則丘禾嘉祖大壽目前事也薊門急著在從實整頓戰守如各隘某堅某瑕果否足遏戎馬之入各隘之兵某勁某脆果否足制奴死命何以首尾呼應使勢如掌山何以主客同警使氣聯臂指此必在在打疊時如待奴之來一一實際不作僥倖之想則曹文衡傳宗龍目前事也至奴之得力最在奸細無地蔑有黑雲